



极墓

鲸吞天下◎著
MUZHIJI
ZHI YUNNANYINSHA

云南阴煞



西汉、明初、民国、当代……
百年奇书，千年古墓……
生死兄弟深入云南荒山，揭开尘封千年的惊人秘密，
了断世家三代的恩怨情仇！

珠海出版社

墓之极

鲸吞天下◎著

MUZHILI

ZHI YUNNANYINSHA

云南阴煞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墓之极：云南阴煞 / 鲸吞天下 著. — 珠海：珠海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80689-517-7

I. 墓… II. 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91933号

墓之极：云南阴煞

作 者：鲸吞天下

终 审：潘自强

责任编辑：曹琨

策 划：北京阅读时代图书

发 行：新华书店

文字编辑：袁野

封面设计：牛毅书装(13269110686)

版式设计：酒心堂·阿木

出 版：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

邮 编：519001

印 刷：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mm 1/16

印 张：18 字数：300千字

版 次：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689-517-7

定 价：27.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墓之极

云南阴煞

引子	/01
第一章 古书《天方论》	/04
第二章 老爷子和王教授	/11
第三章 神秘人	/19
第四章 风水地图	/26
第五章 初到云南	/34
第六章 夜上荒山	/40
第七章 独闯墓穴	/48
第八章 无功而返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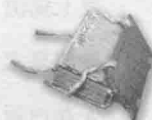


63\	黑三的诡计	第九章
70\	追忆往事	第十章
77\	盗墓之王	第十一章
85\	父子相认	第十二章
93\	周密的计划	第十三章
101\	中计	第十四章
108\	破阵脱身	第十五章
115\	可怕的蛆尸	第十六章

墓之极

云南阴煞

第十七章	蛆尸王	/124
第十八章	黑三之死	/128
第十九章	阴煞牌	/135
第二十章	初遇无眼千尸	/143
第二十一章	神秘的眼睛	/151
第二十二章	阴阳七星阵	/159
第二十三章	失踪的怪物	/167
第二十四章	恶斗蜥蜴	/175
第二十五章	石像和水银童尸	/184
第二十六章	白毛和白骨	/192



201\	父母的血书	第二十七章
209\	程济的秘密	第二十八章
218\	墓主人	第二十九章
225\	程济中邪	第三十章
233\	红衣女尸和紫玉盒子	第三十一章
240\	教授仙逝	第三十二章
248\	真相	第三十三章
257\	生未见人	第三十四章
266\	死已见尸	第三十五章
274\	死因成谜	第三十六章

引 子



盗墓之王——广川王刘去

西汉宣帝年间，上庸（今湖北竹山县城）边城的一个小镇上，从京城来的两个官差押着一个衣着褴褛的犯人投宿在镇上唯一的一家客栈——行云客栈。

午夜时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瞬时便把行云客栈吞噬，慌乱中两个官差逃了出来，而那犯人却不知所踪。

火被扑灭后，在被烧毁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具被烧得如炭般的尸体，但并不能判断是否就是那个犯人。两位官差一商量，偷偷把尸体埋了，然后便回京上报：广川王刘去自知罪孽深重，在流放上庸途中自杀身亡。

一代盗墓之王——广川王刘去因盗墓无数和极度残暴而闻名于历史，由于其罪行太深，而且在汉宣帝刘询的再三警告下仍不知悔改，遂于公元前52年被革去王位，贬为庶民，并发配流放上庸。但在押送途中的这一场大火，让刘去只留下一具烧得残不忍睹的尸体。

风水建筑大师——汪藏海

明洪武年间，大明朝的都城南京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此时已是二更时分，一个打更的在大街上边敲锣边喊：“天干物燥，小心……”还没等他把“火烛”喊出来，一转弯他就惊慌失措地喊道：“救火啊，救火啊，汪府起火了！”

远处，明朝三品大员汪藏海的府邸已经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

汪藏海，明朝地理建筑学家、风水学家。设计建造了明皇宫、曲靖城等明代城市，是明初最有名的地理学家和风水学家，深得朱元璋信任，并在设计修建了明朝皇宫后开始奉旨修建朱元璋的皇陵，但就在朱元璋的陵墓即将完成之时，汪藏海的府邸却莫名其妙地起了一场大火，汪家除了汪藏海的一个小妾和一个儿子，其余几十口人都葬身火海，甚至连尸身都烧得不成样子。

风水巨著——《天方论》

1928年7月10日夜，清东陵的一声巨响，统治中国四十多年的女人——叶赫那拉氏，即清朝慈禧太后的陵墓被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孙殿英及其部下硬生生地炸开了个大洞！

“突突突”一阵枪响，硝烟尚未散尽，陵墓洞口已经大开，一群疯了似的兵丁眼冒绿光，蜂拥而入，过不多久，陵墓里传出他们兴奋的尖叫，他们开始往外搬一箱箱价值连城的陪葬品！

孙殿英的副官，一个文弱书生模样的中年军人，在一旁冷静地监视这群疯了似的兵丁往外搬运珠宝。

此时两个兵丁抬着个巨大的箱子从他面前经过，这是从慈禧的第一层棺槨中起出的宝物，整个箱子被装得满满的。

这个副官一看，便叫住了兵丁，走过去拿起最上面那几串朝珠举在火把下细看，朝珠在火把的光线下，一下子变得透明起来，如琥珀般散发出一缕缕冷光。

副官点点头，嘴里“嗯”了一声，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他知道，单这几串朝珠的价值就是不可估量的。





他放下举酸了的手，把朝珠放回到箱子里。然而就在他的手伸过去的时候。

“咦，这是什么？”他疑惑地问道。

“不知道，这是从慈禧的棺材里刚起出来的。”其中一个兵丁说。

在几串的朝珠下面，是满满一箱子的金银珠宝，而让他疑惑的是在金银珠宝上面躺着半本破旧的古装线书，这是很不协调的画面，在这众多宝物的衬托下，这半本书显得孤零零的。

副官把那半本书从金银珠宝中拿了出来，在火光的照射下，那蓝色的封面上赫然写着：《天方论》——明—汪藏海。

副官在火把的照耀下刚翻了两页，脸色就一下子变了，然后又马上往后猛翻了几页。

副官把书一合，随手从那箱子里拿出两串玛瑙，往那两个兵丁的怀里塞，然后低声在那两兵丁耳边说道：“好好干你们的活，什么都没看见，否则……”

还没说完，那两兵丁马上嬉笑颜开道：“您老放心，我们什么都没看见！”

“嗯，去忙吧！”副官满意地说，然后迅速转身，趁人不注意把书塞在了自己的马鞍下。



看着洛阳古玩市场熙熙攘攘的人群、路边摆摊的小贩和两边林立的店铺，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转头对身边的胖子说：“胖子，你闻闻，还是这里的空气适合咱们啊。”

“适合个屁，摆个鸟谱啊，你不就比我会装吗？”胖子在一边捂着他的肥肚子满脸痛苦地对我说。显然，他对我刚才的话有很大的意见。

“你才懂个屁呢！！在这里难道不比在考古挖掘现场天天和死尸打交道强？”对胖子说完这句话，我就觉得昨天的决定真的是太英明了。

“得得得……胖爷我现在肚子疼，懒得理你。”胖子咬着他那套满牙套的小钢牙痛苦地说道。

“呵呵，肚子疼？昨天都告诉你了那羊肉不新鲜。”我幸灾乐祸地对胖子说。

还没等我说完，胖子的脸已经憋得通红，骂道：“他娘的，你不提我不来气，你孙子太不地道了。”

“好了，好了，都是兄弟我的错行了吧，我现在向胖子你保证，下次一定在你



吃之前就告诉你，决不会等你吃完了再说。”说完我指着前面的公厕，示意胖子快去解决问题。

胖子定眼一看，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跳着冲了过去。

“动作快点，老爷子还等着我们呢。”看着胖子那满身肥肉随着跳动而上下乱颤的样子，我不得得笑了起来。

“兄弟要瓷器吗？刚出土的，绝对是真品。”我的笑容还没收起来，耳边就响起了这样一句话。

我把脸一板，转过身来，只见一个又黑又瘦的小老头站在我面前，看上去大约50多岁。他满脸神秘地看着我，身上斜挎着一个背包，背包里塞得鼓鼓的。

一听他说话，再一看他的打扮，我心里不由得笑了起来：才几天没来市场，就有人把我当成雏儿了？

我知道这绝对是假的，在古玩市场这样的骗子太多了，基本上所有倒腾古玩文物的人都这样干过，他们手里不是没有真品，但是真品少得可怜，所以经常拿着赝品骗那些不懂行的主，反正是能骗一个就算一个。

5

“哦？瓷器？什么年代的？”我故作惊奇，想和他玩玩，反正看胖子的情况还得需要一会时间才能出来。

“两只唐朝的碗，这可是我刚从几个南爬子手里收来的，那几个南爬子前几天刚从一个唐墓里倒出来的，同是唐代的玩意儿，相差几十年。”小老头神秘兮兮地爬在我耳朵边说。

我一听就冷笑：娘的，如果唐墓这么好倒，老子我早就发财发大了，还用站在这里和你摆活？

“哦，我看看。”我假装兴趣更高了，心里不免偷着乐，想道：你小子还想骗我，看我怎么玩你。

老头转头过去，故作神秘地看了看四周，然后把斜背着的背包拉到胸前，在里面摸了足足有三分种，然后小心翼翼地拿出两只碗给递了过来，并嘱咐我小心点。

我接过碗一看，果然是假的，心里不禁感叹：现在的骗子真的是没一点专业素质，竟然连这样的货色都能拿出来骗人。

“老爷子，下次骗人要下点本钱，拿这样的东西没一点技术含量，看底下的印章就知道出自同一个窑、同一个人的手。”我一语就挑破了他的伎俩，不想和他玩



下去了，因为我看到远处胖子已经从厕所里出来了，没想到这死胖子解决问题的速度如此之快。

“什么假的，这绝对是那几个南爬子冒着生命危险从古墓里倒出来的东西。”他凑近我的耳朵说。

“就算是真的，我也没钱买。”我抛下句硬邦邦的话就想脱身往胖子的方向走，因为我们还得赶时间去胖子家的店找老爷子。

“小兄弟，别介啊，价钱可以商量。”小老头一把拦住了我。我一看就烦了，心想：难不是今天要赖上爷爷我了？

“你拿两个破碗就想蒙我？你还嫩点。”我真的不耐烦了，谁知我话音刚落，那小老头一招手，街的对面走来了两个虎背熊腰的年轻人，这小老头竟然来硬的了！果然不出我所料。

那小老头一指我，怒道：“你孙子不知好歹，不买就不买，竟然敢说东西是假的，今天这就是假的你也得给我买了。”

6

我一看就火了，原来这个小老头还不是骗子这么简单，他娘的原来是个刺头！做的是硬生意。但是我一点都不惊慌，因为我看胖子已经走了过来，我知道在洛阳的古玩市场只要有胖子在，我就一点事都没有。

胖子家在洛阳古玩市场影响很大，主要就是因为爷爷。这老爷子可不简单，在洛阳的古玩市场有两个店铺，一个是做正当的古玩文物生意，而另一个表面上也是做正当的古玩生意，实际上则是古玩文物暗箱交易平台。

按照法律的规定，只有祖传的文物才能买卖流通，并且还等级有着严格的限制，凡是从地下挖出来的宝贝都是国家的。然而人们祖传的宝贝毕竟是少数，真正的极品都是从地下挖出来的。所以这种极品在古玩文物市场的台面上你是看不到的，全是私底下进行买卖。这样就需要有人牵线了，总不能他们拿着这些足以让他们掉脑袋的古玩文物到大街上吆喝着卖吧？

他们就把东西拍成照片，先放在做这些暗箱操作生意的店铺里，等店铺的老板找到买家了，再和他们联系。店铺的老板赚的就是中间费和帮买家鉴定文物的鉴定费。

胖子爷爷的这个平台做的就是这个生意，赚的也就是这个中间费和文物鉴定费。并且老爷子这个平台还是洛阳古玩市场上做得最大的，基本上洛阳古玩市场上





的大的暗箱操作生意全都是由老爷子牵线做的。

胖子的爷爷很是不简单，那老头从年轻时就在古玩市场摸爬滚打，直到现在。在市场上认识的人多，关系也多，黑白两道都给他面子，再加上信誉好，所以这一部分生意基本上都由他家来做，别家虽说也做，但是遇到大的生意或大的主顾他们找的还是老爷子。

由于我和胖子是好哥们，和他家人也都比较熟，并且我对古玩文物以及古文字有一定的研究，所以我常帮老爷子鉴定古玩文物，在店里帮忙也不白帮，每次都能从老爷子那里得到我所鉴定的文物的一半鉴定费，几年下来我单靠星期天在那里帮忙赚的钱也有一万多了，这当然是靠胖子的爷爷赏识我，所以我很感激老爷子，也经常去胖子家帮忙。

正好这几天刚毕业，工作还没着落，就打算去老头子的店里待几天，既解决了住宿问题，也能找点事做，谁知道刚进洛阳古玩市场，我就惹了这样一麻烦。不过幸好胖子在一边，有他在我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黑三，怎么地啊，骗不了准备来硬的啊。”这时候胖子已经跑了过来，显然他看到我被围攻的情景。

原来这小老头叫黑三啊，我心里不禁的想。

“吆，隆哥啊。”黑三一转眼看到胖子马上说道。

“嗯，怎么你连我兄弟都……”胖子指着我问黑三。

“啊，隆哥的兄弟啊，你看看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识自家人啊。”黑三说完又马上对我说，“兄弟，真对不起，没想到是隆哥的朋友。”此时已经是满脸堆笑。然后他挥了挥手，旁边的几个年轻人马上退了下去。

看到这情景我不由得冷哼了一声，显然我对黑三没什么好感。

“您这位朋友还真是行家，这两个碗的确是假的，还就真是出自同一个窑里和同一个人手中，不简单啊。”黑三讨好似的又对胖子说，显然他看出我不高兴，想奉承我几句。

“连老爷子都找他看货，你说能简单吗？”胖子朝我笑着说。

“没错没错，我这两个碗能看出来是假的不希奇，竟然能看出出自同一个窑和同一人手中，的确不简单，兄弟能讲讲吗？”黑三看着我。

“首先你这两个碗的底下的印章竟然是同一种字体，两窑相隔十几年的瓷器的



印章字体能是同一种字体吗？二是由于每一窑的瓷器烧制的温度都不一样，多多少少温度都有差别，所以印章上的颜色因温度不同而不一样，更别说是两窑不同的瓷器了，可你着两个瓷器底下的印章不管是字体还是字的大小以及字体的颜色全都一样，能不是出自同一窑、同一人之手吗？”我有点卖弄般地说了出来，心里很得意，被拍马屁的确是舒服。

“行家，不愧是行家。”黑三由衷地佩服。

“好了，忙你的吧，我们还有事呢。”胖子不耐烦地说。说完就拉我转身走。

“二位等等，”黑三急忙赶上来又小声说，“这碗是假的不错，但我还真有个真东西，正愁找不到人给看看呢，让这位朋友帮我掌掌眼吧。”

“哦？什么东西？”胖子问道。

“一本叫《天方论》的风水古书。”黑三道。

“《天方论》？风水古书？”我好奇地问道。

我对古书有很大的兴趣，对古文字也有很深的研究，所以平时很留意这些东西，也看过不少古书。中国的古书好多都涉及到风水的内容，我也在这方面曾经有过专门的研究，在国际上还发表过关于这类古书的研究论文。但我从没见过这本书，也没听过有这本书，甚至在别的古书中也没有提到过这本书的。

不会又是什么新发现吧？要是这样价值就大了。我心想道。

“是的，一本很奇怪的风水古书，卖给我的人告诉我的，但是他也不知道书中写的是什麼，但是能断定绝对是真品。”黑三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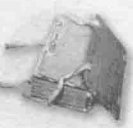
“好了，好了，你忙你的去吧，你能有什么好东西。”胖子更不耐烦了。

黑三说：“隆哥，真的，我要骗你不得好死，这绝对是真品。”然后又压低声音说道：“这是我昨天花大价钱收的，就想找个人给看看，然后卖个好价钱，本来说去找老爷子的，可是你家老爷子前几天不在，我就在手里留了几天。听说老爷子回来了，今天就准备去找老爷子给看看的，正好你这朋友也是行家，就先帮忙看看吧。”黑三讨好地说。

“反正没事，就看看吧。”我对胖子说，最主要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书。好奇心是所有研究古文字人的共同“毛病”。

胖子无可奈何地说：“书呢，拿出来吧。”

“这么贵的东西我能带身上吗，再说这东西来路也不正。”黑三尴尬地说。





我说：“走吧，你带路。”

黑三高兴地回答道：“哎。”赶紧跑到前面带路。

胖子十分不情愿地跟在后面，埋怨我多事：“黑三是什么人你知道吗，就是在洛阳古玩市场靠骗人吃饭的主，他的话你都相信，浪费时间。”

我不理会他，一心只想着那古书。

来到一片生活小区，黑三把我们带到一个平房里，关上门，拿出怀里的钥匙，从床底下抽出一个箱子，刚把锁打开，正要開箱子时，他回头着看我俩不好意思地笑。我立马会意，把头转到了一边。

胖子一看，可火了，骂道：“什么鸟东西，弄那么神秘。”

“胖子。”我喊了一声，朝胖子使个眼色，胖子不情愿地把头扭到了一边，满脸不耐烦。

“好了。”黑三说道，我和胖子同时把头扭过去，心想到底是什么书呢？

黑三把一个黑布包拿了出来，放在桌子上，然后一层一层打开，一本发黄的蓝色封面古装线书呈现在我眼前，《天方论》三个字赫然映入我的眼帘，下面另有四个小字：明-汪藏海，由于年代已久，字迹从黑色中已经能看出来有泛黄的痕迹了。

我一下字惊住了，汪藏海，这三个字一下就把我震住了。

汪藏海是明朝皇宫和朱元璋陵墓的修建者，也是明朝著名的建筑学家、地理学家和风水大师，十分得朱元璋的信任，明朝的好多城市都是他设计和建造的，是明朝最大的设计师和风水师，但他在明皇陵即将竣工之时，家里却莫名发生火灾，除了他的一个儿子和小妾逃了出来外，其余无一幸免，包括汪藏海本人。他的身体都被烧得不能辨认其原来的面目，汪家也就从此没落，逃出来的他的儿子和小妾也不知道去向。就这样，这位历史上的风水、建筑、设计大师落了个葬身火海的下场。

他一生是写过一些东西，但是基本上都被那场大火毁了，留下的东西太少了，经过中国众多考古专家和文史研究者的努力，也只找到了他极少的几篇谈风水和建筑的文章，现在突然冒出了这么大一本书竟是他写的，这一下子让我惊呆了。

汪藏海作为明朝最杰出的风水学家和建筑家，他的造诣是相当深的，就他留下那为数极少的几篇文章，在全中国真正看得懂的人也不会超过20人，而这本书据卖给黑三的人说写的是风水，如果是真的，那将会如何描述风水学呢？

我知道，这书要么是假的，也就是有人故意弄来骗人的，那样就一文不值。要



么就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话，那将会在考古界和风水界引起轰动，它里面所说的风水将是历史上重大的发现，可能直接影响中国几千年所留下的所有风水知识，那么它的价值也就是不可估量的。

我激动不已，手都颤抖了，想马上把书拿到手里辨认下真伪。

胖子在旁边也惊呆了，他也知道如果这本书是真的，那么它的价值是不能用金钱去衡量的。

黑三在旁边看着发呆的胖子和我，问：“兄弟怎么样？”我一下醒了过来，知道刚才失态了。

“我再仔细看看。”我掩饰住内心的激动小心翼翼地拿过书，先看了封面纸的材料和年限，不错，是明朝的纸。

我又看了封面上手写的那三个字和四个小字。

我的心简直都快从喉咙里跳出来了：字体对、墨对，墨迹留下的历史印记也对，我现在可以肯定着本书有百分之七十是真的，也就是书可以确定是明朝的，而剩下的百分之三十就看书中的内容到底是不是汪藏海写的了。因为在古代和现代一样，有好多人是冒充名家的名字写文章。如果书里面的内容不是汪藏海写的，这本书虽然是真品，但是价值也不高，如果是汪藏海的就不得了了。

我把书翻过来，看了下后面。“咦？怎么是半本？”我惊问道，心一下子就如掉进了冰窟窿似的，凉了半截。太可惜了，怎么是个残本呢？





胖子一听，连忙从我手里拿过书一看，说：“是啊，怎么是残本。”转而问黑三：“怎么回事？”

黑三苦笑着：“那人卖我时就是这样，我问他，他说在墓里倒出来的时候就是这样。”

虽然是残本，但只要里面的内容是真的，那么它的价值还是照样很大。我现在只想马上打开那书看看，到底写了什么。

一转头，胖子那家伙已经准备把书翻开了，我一看忙喊道：“别翻。”胖子刚要翻的手停住了，黑三和他都奇怪地看着我。

“还学考古呢？这点东西都不知道，先把窗子关了，古书怕光。”我小心地从胖子手里接过书，轻轻地平放在黑布上面。

古书在地底下的时间都很长，长期都处在潮湿黑暗的地方，纸都比较潮，从地下起出来后，潮气会在很短时间内消失，这样古书的纸张就会变得很脆。而纸表面的墨迹也有从纸上剥落的倾向，因为地下缺氧，书起出来之后接触氧气，墨会氧化，

十分容易模糊或者脱落，从而使字迹看不清楚。如果在这时候再有阳光照射，那将更加会缩短它的“生命”，好多古书都是由于收藏的人不会保护而导致损伤的。

而且翻古书的时候一定要把书平放在桌子上，因为纸已经很脆，非常容易碎，如果翻古书的时候位置不对，会导致书的纸张受力不均匀，这样纸张必碎无疑。而刚才胖子一激动竟然忘记了这两条。

“嘿嘿，忘记了。”胖子不好意思地说道。一回头看窗子，竟然没有窗帘。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扯下床上的被单仍给黑三，说：“去把窗户挡上。”

黑三刚举起双臂把窗子给遮起来，我就迫不及待地把书翻开了。黑三紧张地看着我和胖子，然而他盯得最紧的还是我手中的这本书。

书的前两页是序言，我不理会这些，直接翻到了第三页，也就是正文的第一章。翻的过程中我已经留意了，书里面的纸张和墨以及墨迹都没有问题。

我仔细一看笔迹，呼吸一下子便凝住了：不错，和汪藏海留下的拓本笔迹一样。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曾担任过考古挖掘队队长，挖掘过汪藏海为一个明朝大官设计的墓穴，在墓穴中起出了一块完全按照汪藏海笔迹雕刻的一个石碑，喜欢收藏研究古书和研究古文字的爷爷在挖掘现场把墓碑给拓了下来拿回去研究，并留了一份在身边，我上高中的时候见过那个拓本。爷爷在临终的时候说过，他保留的那些东西全留给我，等我大学毕业了就可以去拿，这个拓本当然也在内。自从爷爷去世后那些东西就再没人动过，现在还在我爷爷的老屋里，我二叔全保存得好好的，等我回去交给我。

我现在所看这本《天方论》上的笔迹和那个拓本上的笔迹一模一样。我的脸激动得发烫，这本书绝对是汪藏海的书了！

我刚想再仔细看一下写的到底是什么内容，突然胖子指着其中的一个字道：“志龙，你看这是什么字，怎么没见过。”

胖子虽然在学校学习不怎么样，但是他好歹也对古文字有过研究，怎么会连什么字都不认识呢？

我顺着胖子的手看去，果真在一大堆的宋体中有个奇形怪状的字，说是缘分的“缘”吧，但又不是，因为它居然是“鱼”字旁，我学习成绩比胖子好多了，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字。

“不会是汪藏海写错字了吧。”胖子半开玩笑地说。

